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第一枚生肖邮票猴票发行,它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我们的视野,其间发生了无数故事,有人买它,有人卖它,有人用它,有人毁它,有人收藏它,有人因它发财,有人因它破产,有人与它失之交臂……也就有了爱情的纯粹与功利,君子与小境遇的转机,官场的沉浮与腐败,股市的狂澜,集邮市场,艺术市场跌涨的黑幕,天堂与地狱的距离……终于,小人物明亮因踏实,用四十年余年的时间改变人生。而智慧贪婪的大人物,潘山,算尽机关骗得一切,终将离他而去。猴票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历程,见证了人性的善恶,见证了财富的聚散,它也唤起了人们并不久远的共同记忆,带给小人物一个活着的理由和希望。因为以我的经验看,正如猴票发行后,围绕它发生的无数故事一样,我写的是一个生活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者还将发生的故事。猴票价格还不是很高,猴票的价格已经暴涨,我深知,猴票的价格还会更高,但这与我的故事无关。刘春杰 2011年初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猴票

刘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序：梦与痛

朱苏进

刘春杰是位画家，之前出过多本木刻图文书，大多是一幅木刻作品配一篇杂文或者随笔。图文并茂，品鉴时事，点化性灵，诫恶劝善，乐在其中。其作品内涵丰厚，幽默而生动，出版后还得了不少奖。

有人说画家写作是不务正业，我不以为然，画家写作，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我所知道的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草间弥生，西班牙大师费德里克·加西亚·洛尔迦。当然最有影响的是毕加索，他不仅写剧本，还亲自导演，组织周围的艺术家的演出。我们国内，诸如李叔同、丰子恺、吴冠中、黄永玉等大家，常有文学作品问世。李叔同在绘画、书法、音乐、文学、戏剧等领域的造诣国人皆知，他曾创办春柳剧社，并组织拍剧，自己出演“茶花女”主角。所以，刘春杰写小说可谓承继前辈艺术家的源流。

谈及写作的缘由，他说：因为对四十余年生活经历有观察体悟，身边的同学、朋友、同事的精彩人生，多积攒在脑袋中，且日夜生长，灵动而不可扼，不由地涨出画外，另成意境。绘画之于写作，力量太小，用画笔不足以表达出那些人生，于是就写作。他还说：写作对于他，就是扯着自己的头发往空中拔，在空中飞翔。

画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明亮从小家徒四壁，家境悲惨，姐姐哥哥先后不幸致残，使明亮心灵受到巨大创伤，他只能仰望天空，常常做着离奇的梦。一个偶然机会，他认识了从北京下放的右派肖老师，在肖老师的引领下，明亮爱上了集邮，也开始补习文化课。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明亮和他亲密的伙伴

潘山、逸菲考上了大学。参加工作后，三个好友的命运因各自不同的轨迹而截然不同。天性使然，明亮一直默默无闻在中学教书，他努力忘掉大学同学慧慧，与学校食堂工人小芳结婚。喜欢买假名牌的小芳普通、世俗，甚至有许多的缺点，但她很真实、善良，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邻居、熟人，叫人感到亲切。人到中年，明亮通过潘山的关照调到机关，却又被改革的大潮卷入谷底，落得下岗的地步。

潘山与明亮、逸菲当年一起告别农场，成为天之骄子。他不仅努力学习，也在精心地编织关系网。用谋略和明亮的女朋友走到了一起，在岳母等人的帮助下，他步入仕途，逐渐走向巅峰，做了市委书记。谋略成就了他的事业，谋略同样最终让他从高空跌落，走向不归路。

逸菲自小在三个伙伴中家庭条件最好，长大成人后美丽高雅，事业有成，生活富有。作为潘山苦苦追求的女友，因为潘山的变故而受到巨大伤害。由于追求绘画事业，由于追求完美，她始终单身。追求也许会带来人生隐痛，她却并不因此放弃：作为现代知识女性，她独立、自由、冷静，不为男性所左右。肖老师去世、明亮失业、潘山狱中离奇死亡，这些变故后，善良的逸菲努力帮助明亮安置工作，带他走出生活的阴影。在明亮因为集邮而获得事业的巨大成功时，逸菲平静地离开了家乡，移民国外。

由于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右派肖老师的一生坎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唯有邮票和家书，让他在黑暗中看到些许光亮，也因为明亮一家人的关心，使他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终于在将要退休时有了心爱的人，热恋中的他已经准备结婚时，癌症不期而来。自杀前，他把积攒了一生的珍贵邮票留给明亮。他们都没预见到，这些珍邮在不久后将变成巨额财富。

中国经历了三十余年变革，财富迅速积累，让许多人没有准备。肖老师留下的稀世珍品，在一年内疯狂暴涨至数千万元。从来就生活在清贫中的小人物明亮，一下子失去了重量，惶恐不可终日，因此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不期而遇的一场大火，烧掉了恼人的财富。明亮梦醒，生活重归平静，他最终找到了自我，

找回了迷失的方向。

孤独、矛盾和梦想贯穿整个故事中，当我们慢慢展开它，看见那些平凡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感情纠葛，在半个世纪里，他们经历着不同的人生。这里情节交错，人物感情跌宕起伏，折射出我们国家几十年社会进程：在那个冷漠而疯狂的时代，是人性温暖了小人物的心灵，是知识改变了年轻人的命运。

当我们为国家兴盛而欢呼时，为 GDP 逐年增长而兴奋时，我们不能忘记，几十年前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是怎样毫无尊严，苟且活着。今天我们还应该追问，是不是在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时，有人仍陷于精神困窘中？当一个人面对苦难时，如何带着梦想仰望天空？当一个人功成名就时，如何从天空回到大地，同时更加崇敬地仰望着那片神圣的天空？

这位杰出的画家第一次涉足小说创作，他的小说或许不像他的画那样色彩绚丽，图像奇妙。但我相信，他捧出的是一颗炽热的真心，闪烁着别样的意境，蕴藏着别样的梦与痛！

朱苏进：南京军区文职将军，国家一级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炮群》、《醉太平》等；中篇小说《射天狼》、《轻轻地说》、《凝眸》、《第三只眼》等，并著有《朱苏进文集》及《面对无限寂静》随笔集等。影视代表作有：电影《鸦片战争》、《让子弹飞》等，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我的兄弟叫顺溜》、新《三国》等。其小说与影视作品屡获全国各类文学艺术奖项。

他生来就是小人物，却发了大财，听起来很像天方夜谭。

省城龙江市虽然地处东北，但当下太阳又凶又热，空气干燥得几乎要起火似的。树被晒得低着头发蔫，小鸟们躲在巢穴中闭着嘴不再唱歌，猫在树荫里说着梦话，狗则霸占着墙根的阴凉，张开大嘴颤动着舌头，半睁半闭着眼打盹儿。

已步入中年的“闷葫芦”明亮，刚刚经历一场大病，原本端正的五官呈现出些许松懈，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发福的身体还有些虚弱，微微一动便会大汗淋漓，明亮需要耐着性子熬过厌恶的夏天。他酷似趴在门口大树下的那只懒猫，蜷缩在沙发上，紧紧地闭着厚厚的嘴唇，懒得睁开眼睛，明亮正在老实巴交地做着 he 最后一天的小人物。自从少年时，家境贫穷的明亮就养成做美梦的习惯，那个年月也只有梦，是他可以随意享用的财富。梦，五花八门奇形怪状，即便有依稀梦醒的时候，他也不愿让自己彻底清醒过来。清醒了就会失去神秘，就会回到真实中，一切都将黯然失色，如同黄昏。不过等到夜里就好了，暴热一整天的太阳累得下山休息去了，树上的鸟儿开始温和平静，草丛里的虫儿退去烦躁，万物不再喧嚣，鲜花趁机怒放。明亮就会平心静气地睡个安稳觉。

迷迷糊糊之中，明亮也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突然发达起来，坐在气派、堂皇的总统套房里，数千张整版猴票像小山一样堆在他的身边。身后有宽大的落地玻璃，外面群山环抱，紫气东来。

一位中年男子立正，敬礼，用洪亮的声音喊道：“报告书记，按照您的指示，那个刷墙民工捡到的猴票全部追回，现在完票归赵！”

完票归赵，完票归赵，山谷回音……

“你是在叫我吗？我是青山市委书记？我早就调到省城龙江市了！”明亮很疑惑。他想，巨额财富不自己留着，这家伙肯定是个弱智。

“他是在向您汇报工作，您就是我们青山市委书记赵明亮呀！”女秘书对明亮说。

原来，自己身边还站着一位女秘书，怪不得有一股香气。女秘书冲中年男子点点头，小声道：“你去忙吧。”他立正敬礼，然后转身退出。

“刚才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说完票归赵，完票意为完整的猴票，赵乃您也。”女秘书的嘴贴在明亮耳朵上说，贴得他痒痒的。

仔细打量一番，明亮觉得她长得和逸菲一模一样，大吃一惊，问：“你不是逸菲吗？你不是把我从青山市调到省教育学院了吗？”

“正是奴家。”

“什么乱七八糟的，奴家？逸菲是大画家！是我最要好的同学！青山市市委书记是潘山，也是我的同学。”

“我就是逸菲，不是您的同学，也不是大画家，是奴家呀。您才是真正的市委书记。”说着，她顺势坐到明亮怀里。

“你真是逸菲？我以前就想和你好，因为太自卑始终没敢说，总觉得配不上你。”明亮紧紧抱着她，委屈地落泪，嘴角流出口水。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是个好日子……”电话响了，明亮懒懒地接通。“亮子，怎么才接电话呢？我们食堂今天忙，家里的晚饭你做啊！”妻子小芳的声音震耳欲聋，明亮的“好日子”也随之消失，他醒了。一只猫正在蹭来蹭去，他生气地一跺脚，猫跑了。妈的，大白天竟做白日梦，真丢人。明亮有些脸红，他可是极其敏感、好脸红的老实人。朝四周看看，还好，没人知道。他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骄阳似火，炎热笼罩着所有空间，热浪扑面，整个世界像个蒸笼，空气仿佛被烤得难以忍受，它颤抖着，飘忽不定。高楼林立的都市，无数空调机嗡嗡作响，汇聚成巨大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路人汗流满面，行色匆匆，似乎个个心急火燎，恨不能一步蹿进冷气充盈的房间里。无论南方北方，还是城市乡村，处处火热。五月下旬，天气如此炎热而且南北呼应，令人发怵。难道真如传说中的地球变暖，一切都在改变？是不是还有人类欲望之火在熊熊燃烧，与自然气候抱团共谋，加剧了热量？它们躲在城乡的每个角落随时随地等待时机喷发。

此时,在遥远的北京巨士达春季拍卖会现场,人声鼎沸,座无虚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西装革履,花枝招展,个个满面红光精神抖擞情绪激昂。空气中平添了一种令人向往的味道,陌生而又熟悉,一种让人有些陶醉的气氛,一种难以控制的气息浓烈后又扩散开来。它就像财富的气味,这种气息夹杂着消费、占有、炫耀,还有攀比,令人向往。拍场中充满着期待,流淌着冲动。工作人员紧张地忙碌着,或拿着拍卖成交单据,让刚刚成功竞拍的客户签字确认,或给台上拍卖师传递纸条,或正在用电话向场外委托方不断报告节节攀升的价格。这个场面很像战争中的前线指挥所,忙乱、嘈杂……

此时此刻,一张整版 80 枚“庚申猴”邮票正在上拍。

“80 万, 80 万, 80 万, 哪位对庚申猴票有兴趣? 谢谢第一排的这位先生! 90 万, 90 万, 90 万, 90 万还有没有人加价?” 拍卖师的一双眼睛好似刚刚添加过润滑油的滚珠, 滴溜溜狂转, 有如急速旋转的雷达,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的嘴也绝非一般, 是一个煽动性极强的宣传器, 与眼珠节奏相得益彰, 快速张合。伴随着极富煽动性的声调, 串串数字不断从那里飞出, 掷地有声, 声声如雷贯耳。即便如此, 这位拍场久经考验的拍卖师仍颇有风度, 拿捏自如。他一手频频指向刚刚报价的客户, 另一只手夹着拍卖小锤, 不停地在桌面上移动。此时他更像草丛中蹲着的豹子, 机敏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随时做出判断, 以便及时采取抓捕行动。

“谢谢最后一排那位女士, 95 万, 95 万, 95 万还有没有人出价? 100 万, 100 万, 100 万! 100 万!” 拍卖师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 “110 万, 110 万! 110 万, 这位先生再加一点好吗? 谢谢!”

“120 万, 场外委托出价 120 万, 120 万还有人要吗?” 拍卖师半张着嘴, 眼球再次飞速旋转滚动, 四处寻找下一个目标。他有意把小锤不停地在桌面移动着, 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实际是在提醒各位竞拍者,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他在做最后的努力, 期待奇迹再次发生。

“120 万一次! 120 万两次! 还有哪位慧眼者参与? 120 万, 120 万最后一次! 120 万最后一次!” 拍卖师的眼神里仍充满期待。

120 万! ” “啪” 的一声, 手起锤落。 “120 万成交! ”

一张整版 1980 年 T46 “庚申猴”票，以 120 万元成交。

如今的高铁已经把我们昔日漫漫征程变成了朝发夕至，飞人刘翔仿佛插上了翅膀，不断刷新人类飞奔的历史纪录。一切都要有速度，经济发展也不能例外。就在两个月前，也是这家拍卖公司，整版猴票拍出 86 万元。短短六十天又一次飞速上扬，让所有亲历者情绪高涨。至少十秒钟，拍卖现场空气仿佛凝固，鸦雀无声。很快，人们从集体失忆中缓过神来，爆发出热烈掌声，那掌声持续了许久、许久。

猴票天价拍卖的消息迅速扩散，这个速度不是飞人刘翔可比，它迅雷不及掩耳，瞬间穿越千山万水，摧毁所有屏蔽，抵达世界任何角落。沉寂已久的集邮市场也因此活跃起来，多种邮票全线飘红，而且半月内这轮疯涨达到高潮。

省城晚报以“乖乖，八分钱邮票狂涨万元”为标题，用一个整版介绍了猴票的前世今生，还配发了从 1980 年猴票发行至 2010 年 5 月价格走势表。让人们清晰地了解猴票从三十多年前的 8 分钱，经历由涨至跌，又一路高歌猛进，狂涨近二十万倍的邮市神话。如今，小小猴票，已是中国集邮界的标志性藏品，而且成为集邮市场的风向标。就像大戏刚刚开场时一样，不管鼓乐喧天，也不论有多少跑龙套的演员蹿来蹿去，那些都是铺垫，都是真正主角儿亮相的前奏。至此记者笔锋一转，谈及因拥有两张整版猴票，曾经获得过全省集邮展金奖的赵明亮，拥有中国集邮标志性邮品，玩邮票玩出了大名堂。

许多人曾恨恨地说“钱是王八蛋”，而生活中，几乎天天都有因为“王八蛋”而完蛋的家伙，但这丝毫也没有减退人们对“王八蛋”的热爱程度。上过小学一年级的人都能算出，两版猴票意味着什么。小人物赵明亮无意间被金钱撞了一下腰，他积攒了几十年的邮票成为人们眼红的财富。尽管没有马上将邮票兑换成现金，但在妻子小芳心目中，丈夫不再是以前那个“窝囊废”，现如今摇身一变，瞬间就成了成功人士。小芳心满意足地说：“这真是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

清风送爽，偶有花瓣儿被风吹进窗来，落在写字台上，阵阵清香。明亮虽然面似平静，实则心起波澜，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动物世界里的虎王、鹿王、猴王，哪个不是凭真本事让同类臣服，只有让它们折服，才能享受到拥戴。人类在这一点上表现得丝毫不比那些动物含蓄。只有成功人士，才能享受到同类的敬仰。从同事、邻居，包括妻子

对自己态度的变化中，我已经明显地感受到快感。这种被恭维，以往曾经在大家对潘山的态度上无数次体察到。过去，人们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而今，有钱就能让小人物体面起来。稍有得意，我必须马上想到远在天堂的肖老师，同时，已沦为阶下囚的潘山也会不时地浮现在眼前。低调！”

低调、低调，再低调。明亮很清楚，如果没有肖老师当年的指点，自己哪有什么猴票，更不要说那枚价值连城的新中国珍邮。他在心里反复嘀咕“花无百日红”，得意绝不能忘形。他将学习电视剧中的英雄余则成，潜伏、潜伏，再潜伏。明亮企图让另一笔巨额财富潜伏下来，从此不为世人所知。

二

似乎为了庆贺明亮事业成功，家里的花树提前展示出它的阿谀，给屋中增添亮丽，一片生机，一派祥和。小芳还是有些许遗憾，说：“一棵树上开出的花朵大小不一，有浓有淡，有大有小。它们要是开得一样鲜艳一样大小该有多好。”她说话时伸着一只手在眼前仔细看着，可能是在欣赏晚饭后刚刚修过的指甲，也可能是在体察手指的长短。

明亮笑了：“一样鲜艳一样大小，那是塑料花！一个妈生出的孩子，相貌身高性格也都各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大千世界，千奇百态，变化万千。如果人都是一个样子，包括你的手指头都一般长，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听了这番话，小芳没有像往常一样马上反击丈夫，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岂止是一棵树上开出的花朵各不相同，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明亮的同学中出了两位名人，都是他当年最亲密的好朋友。一个是青山市头号人物，原市委书记潘山。另一位则是已经在全国赫赫有名的大画家逸菲。然而现实无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当年同窗好友之间的地位越来越悬殊，前两位已经春风得意时，唯有明亮，参加工作二十余年仍是小人物。

就在小芳兴奋、陶醉的时候，明亮却不声不响地拾起了久远的记忆，少年时家乡大雪纷飞的隆冬，无边无际的田野，夕阳夕照下一排排白桦林……

潘山、明亮都出生在普普通通的农工家庭，农场住房矮小，那时候因为没有通电，晚上用油灯照明，屋里比屋外还显得黑。家里除了墙上挂着的夜光毛主席像放出光彩外，其余没有一点鲜亮的地方。晚上蹲在户外厕所拉屎，简易厕所上面没有盖子，明亮就蹲在那里习惯地仰望天空。广袤深邃的上空有无数星星眨着眼睛，仿佛近在眼前，明亮总幻想弄几个下来挂在家里，省得妈妈一到天黑舍不得点油灯。不仅家徒四壁，所有家人的脸上身上也都写满贫穷。

小伙伴当中唯有逸菲家生活条件稍好一点，她爸爸在县城当股长，偶尔坐着吉普车回家，明亮就会追在车后面，闻一闻汽油味，他喜欢这个味道。以前在露天广场的电影里看到这样绿色的车，都是解放军的大官或者坏蛋的大官坐的，明亮很羡慕逸菲有这么威风的爸爸。

四季分明，山清水秀，土地肥沃，原野广袤的西岗农场一连，地处东北中苏边境，与苏联仅一江之隔。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思想保守，农场十分落后。一连被人称为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有再好的自然风光，人们也无心欣赏。

如果可以选择，明亮绝不会选在 1959 年出生，那是个赤贫年代。屋漏又遭连夜雨，刚记事时姐姐哥哥就先后残疾，无尽的惊恐像严冬刺骨的寒风，吹透他单薄的身体，撕心裂肺般疼痛。明亮因此抑郁寡欢，敏感、多疑，甚至有了口吃的毛病。他脑袋大，脖子细，小眼睛，单眼皮，脸上还有些雀斑。因为缺钙，两条腿明显罗圈，典型的营养不良。因为怕人耻笑，他不敢轻易张口说话。课间是学校最热闹的时候，操场上阳光明媚，他却躲在一个阳光并不经过的角落，看着同学们你追我打，欢声笑语，很是羡慕。

由于长相有些夸张，同学杨伟走过来取笑他：“大脑袋，小细脖，光吃饭，不干活。”遇到讥笑，他沉默不语，对方仍纠缠着不放：“花衣服的傻小子！”他小声说：“我妈说…说等我…我长大身体就…就匀称了！穿姐姐的旧衣服，是…是艰苦朴素！”

一次明亮正和两个小朋友理论，让潘山撞上，他火冒三丈，一手抓住一个小子的肩膀喊道：“以后再敢欺负明亮，我就打扁你们两个王八蛋！”面对身强体壮的潘山，淘小子们撒腿就跑。潘山怒目圆睁，望着两个四处逃窜的小家伙，喘了口粗气笑了，脸色由阴转晴。

“潘…潘山哥，他是逗我玩儿呢，不…不能随便打人，爸妈不让我欺负别人，更不能和小朋友打啊……打架。”明亮不停地翻动着眼珠，企图说话时能流利一些，但仍没达到预想的效果。

潘山看看四周没人，小声说：“胆小鬼，我是吓唬他们的，你还当真。不过，如果那几个小子总欺负你，我就得真教训教训他，有我给你撑腰，别怕！毛主席说过，要想知道拳头的滋味，就得让他亲口尝一尝。”

“毛…毛主席是说…说要，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啊，一尝。”明亮认真地纠正潘山的话。

已经放学，校园立刻沸腾起来，像放出了几千只鸭子，叫声笑声一片。同学们三五成群，或玩耍，或结伴而行。明亮最后一个离开教室，低着头走。听到教室对面传出一种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声音，那种奇怪却又神秘的声响和广播里高昂的曲调不一样，从来没听到过这么新鲜、好玩儿的声响。明亮跑过去偷偷趴在窗边很好奇地往里瞧。肖老师无意中发现有个孩子在窗口，就放下手风琴，“吱呀”一声推开门，边打量边问：“小同学有事吗？”

“没…没有，听你屋里的声音呢。”明亮被那门的吱呀声吓了一跳，镇静后有些不好意思，声音很小。

“那你就进屋听吧。”肖老师稍稍犹豫了一下，把明亮让进屋。这是他第一次请人到屋里坐。

明亮小心翼翼地跟着肖老师进屋，一股浓烈的烟草味道扑面而来。原来，这是一间宿舍。肖老师瘦高个子，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嘴唇棱角分明。与人相视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宁静而平和地注视对方的眼睛。他穿一身黄绿色呢子军装，双肩和衣领都留有昔日戴过肩章、领章的痕迹。

“小同学，你叫什么名字？”肖老师的声音非常有磁性。

“我…我叫赵明亮。”他仔细看了一眼，发现肖老师额头宽阔，几乎可以在那上面下棋。

“你喜欢手风琴？”肖老师看着眼前瘦瘦的男孩问，伸手拿烟盒想吸烟，烟盒空空如也。他又弯身打开抽屉，满满的全是香烟，拿出一盒烟撕开盖子，取出一支点着。

明亮本来很小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这个发…发出好听声音的匣子叫…叫手风琴呀。”他伸手摸了摸手风琴。

这间屋里东西不多，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两个镶满照片的相框格外显眼。明亮开始东看看西瞧瞧，对这里充满好奇。他走到窗边，看到玻璃上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

肖老师吸了一口烟，咽下去，鼻孔马上像两个小烟囱冒出白烟。他告诉明亮：“我把用过的邮票和信封泡在水里，等邮票湿透后就从信封上揭下来，晾在玻璃上。再等邮票干透，就把它取下来夹在本子里。”说着，肖老师把夹邮票的本子递给明亮看，本子里满是盖销邮票。

从喜欢邮票到成为集邮爱好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肖老师从小受父亲熏陶，在心里埋下喜好邮票的种子。后来他只身一人下放到西岗农场，和父母通信以及集邮成为他的生活方式。那个时代，集邮在北大荒也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

东北国营农场是非常特殊的建制，1958年为了缓解国内粮食压力，党中央下令，部分转业官兵开赴东北，屯垦戍边。向着太阳挺进的这支垦荒大军中有陆军海军空军铁道兵，还有文艺兵、文化教官，更有从朝鲜战场上甘岭归国的英雄志愿军。“兵团”总部就安在青山城，当时官兵们全部在此集结，人们带着征服亘古荒原的豪迈气概，满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稍稍修整后便开赴荆棘丛生、野兽出没、荒无人烟的千古荒原。他们要向地球宣战，要让昔日的“北大荒”变成鱼米之乡“北大仓”。

1959年，国家又从全国各地召来数万“支边青年”。六十年代，四十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北疆，农场又有了新的生力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好儿女志在四方，为了把荒原变成粮仓，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在机关、工厂、农业连队、班组、邻里之间，甚至一个家庭，讲山东话、四川话、北京话、天津话、浙江话…南腔北调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交融在一起。

农场的野草树木轰轰烈烈地野蛮生长，花儿欢天喜地地唱歌，滋润茂盛，无边无际，自由自在。公平的太阳并不小瞧这个千古荒芜的地方，它循着亘古不变的轨迹，像对待繁华区域一样，每天从东面升起干活，傍晚再从西面回去休息。它热烈地抚慰着一草一木，给它们阳光，让它们灿烂。这里山川锦绣，恒久辽阔，但并非死寂。有了流淌的阳光，

生活便有了希望，生活就不再单调，人们怀着美好的憧憬，开始在劳动之余装点简陋的家园，有人傍晚围着篝火舞蹈，也有文艺青年把刚刚写好的诗歌朗诵给战友们，鼓舞士气。农场初建，文化生活相对原始，但这时就有人集邮、收集烟标、火花、门票、扑克牌，还有人专门积攒糖纸。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追求，是爱美的一种表现。在那个缺失美的年代里，对美的朦胧的追求，就是以这种方式被延续下来的。

写信是那个年代交流信息的最普遍方法，酷似如今人们用手机发送信息一样，父母与子女，恋人、朋友、同学、同事，甚至单位与单位之间，写信沟通彼此，交流各自情况。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从青山市分发到下面各个农场，有心人开始积攒信封上的小小邮票。集邮的有军人、知识分子、知青，还有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

琴声和邮票深深吸引着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明亮，新奇、美妙、好玩，他一下喜欢上这个屋子。

肖老师找出几本“小人书”给明亮：“喜欢看什么，你自己随便吧。”

明亮高兴极了，他告诉肖老师：“我最…最喜欢看小人书。”

“那你就看吧。”递书时，肖老师手腕上露出手表，明亮小眼睛一亮。

他张着嘴，把小眼睛睁得大大的，东看看西瞧瞧。并不多说话，偶尔笑一笑，马上就恢复严肃和羞涩。他感觉自己走进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这里与自己家包括其他小朋友家的环境、气氛完全不同。

墙上相框里有许多黑白照片，有父母的，有同事的，还有集体合影。其中一张肖老师在天安门广场留影最吸引明亮，他崇拜地看看肖老师，确定照片里的人确实是眼前这个真人，就小声说：“老…老师真是了不起的人，能和真的天安门合影。天安门可是毛…毛主席住的房子呀。”

一直面无表情肖老师“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两道粗黑的眉毛舒展开，一股浓浓的烟味从他张开的嘴里溜出来。他很快合拢了张大的嘴，恢复平静的表情，拍拍小明亮：“你真有想象力，谁告诉你毛主席住在天安门？”肖老师把烟屁股按在烟缸边上碾了碾，扔进去，可能没碾死，它还燃着一缕烟，缠绕着窗外射进的阳光。

“广…广播里的歌不是唱，天…天安门上见到毛主席吗？”

肖老师又微微地笑了一下，眯起眼睛摇摇头说：“毛主席住在一个叫中南海的地方。天安门是古代皇帝的宫殿城门，现在国家有大事时就在那里集会，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是为了让更多人能看见他，他也可以看到更多的人。”

“中南海？海…海里怎么住人呀？”明亮紧锁眉头，仰头看着肖老师，他更糊涂了。

“傻小子，中南海是地名，毛主席和部分中央领导办公和休息的地方，不是大海。”

时间真快，已是黄昏，冬日的夕阳不想马上下山，拼命扯着天空，撕扯出一片片余晖，染红了半边天，远山若隐若现。太阳就如同魔术师，用余晖装扮着土坯房，土坯房好像穿上了金黄色晚礼服，变成美丽的金屋。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喧闹了一天，连队渐渐安静下来，一片祥和。明亮感觉屋外一点都不冷，踏着夕阳一溜烟跑回家，刚进家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姐姐哥哥炫耀：“毛…毛主席住在中南海，不是天安门。天…天安门就像咱们一连连部，开会用…用的。肖老师在天安门前还照过相呢，北京人就是厉害！说话声也和咱们不一样，可…可好听了。”

哥哥说：“傻弟弟，他说的是北京话。”姐姐向大弟摆摆手说：“亮子真有本事，总是比我们知道得多。”

“那位刚刚分来教音乐的肖老师好像犯过错误，唉，肯定这错犯得还不轻，要不怎么会从北京下放到这个穷地方呢？”妈妈边说边叹气。长得这么有派头的一个人，很像电影里的英雄模样，怎么会犯错误呢？明亮有些想不通。

过年了，明亮得知肖老师没回北京，就对妈妈说：“妈，肖…肖老师一个人呆在宿舍里肯定没…没意思，不如让他来咱们家里过…过年吧？”

妈妈愣了一下，她想了想说：“肖老师毕竟是犯了错误的人，接触他可能会让别人抓‘小辫子’。再说，咱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招待客人呀。”

从炕头移到炕沿儿，明亮凑近妈妈，摇着她的肩膀央求道：“肖老师一个人过年，多…多可怜呀。如…如果是咱家人在外面过年，你…你就不管他吗？”

见妈妈还是不表态，明亮紧咬着厚嘴唇，把“大脑袋”垂下，用一只脚不停地踩着另一只脚，不再说话。

明亮眼神黯淡，始终没表态的爸爸开口了：“既然亮子这么喜欢肖老师，就请他来

家里吧。一个人在外乡过年，孤单。”

妈妈不好再坚持，用指头点点明亮的脑瓜说：“就你心眼好！穿上棉鞋去请肖老师吧，外面路滑，走着去，千万别跑。”

明亮乐得蹦了个高，跳下炕，三下五除二迅速穿上棉鞋，撒腿就往学校跑。

“亮子他爸，去把那块猪肉炖了吧。既然请客人来，也得有个像样的菜啊。”

“好，我这就去。”明亮爸应了一声，转身就出去了。

天上飘着小雪，连队的一排排平房被薄薄的一层白雪覆盖着，显得干净整洁。四周的白桦林历经严冬，更加亭亭玉立。明亮一阵疯跑从它们身边掠过，白桦树有些摇摆，好像在和明亮招手，祝贺他如愿以偿。

得意忘形，明亮哪里还顾得上此时雪地很滑，一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屁股根部好像摔碎了一般，疼痛难忍，而且有些喘不过气，泪水一下涌出。想到要去见肖老师，他还是咬咬牙爬了起来，轻轻拍了一下屁股上的雪，疼痛又一次袭来，他不敢再摸屁股。这时才发现，是刚才没有系好鞋带，结果绊倒了自己。他只好一瘸一拐地走了。

敲开肖老师的门，明亮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肖…肖老师，爸爸妈妈让我来叫你到…到我…我家过年。”

肖老师拉开门，先是一愣，又回身进屋拿出小掸子，掸明亮身上的雪，明亮忙用手护住自己的屁股。被肖老师这么一掸，明亮心里有了一股暖暖的感动，屁股也好像不疼了。

肖老师收起掸子说：“谢谢你明亮，我不能打扰你们家人过年。”他回屋里翻出一包大白兔奶糖塞给明亮。明亮失望极了，心突突地跳着，不知所措，也不要肖老师的奶糖了，沮丧地往家就走。

看到孩子一脸失望，比平时被小伙伴欺负后还难过的样子，妈妈拽着他来到学校，再次叩门。面对慈眉善目的大嫂，肖老师不再坚持，拎着自己为过节买的半斤猪肉，跟着娘俩出门。肖老师走路时挺胸抬头，目视前方，迈着大步，浑身散发着军人的风采。

农场统一新建了砖瓦结构的住房，每户人家又围着自家住房用木材架成院子，里面或放些杂物，或养鸡养鸭。明亮家院子大门贴了对联——倒福，木栅栏上挂着灯笼，一片祥和。往里走，院墙上挂着一块红布。肖老师好奇地问：“明亮，这条红布有什么说